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十五之二

列傳第十四

前漢

韋賢

子玄成

魏相

丙吉

趙廣漢

尹翁歸

韓延壽

張敞

王尊

王章

蓋寬饒

諸葛豐

劉輔

鄭崇

孫寶

毋將隆

何並

眭弘

息隨反

夏侯始昌

夏侯勝

勝從父
子建

京房

翼奉



通志

李尋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
王傅傳子夷王及孫王戊戌荒淫不遵道孟作風諫其
辭曰肅肅我祖國自豸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
征撫寧遐荒總齊群邦以翼大商迭彼文彭勲績惟光
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報聽譖寔絕我邦我邦旣絕厥
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群后靡拔靡衛五服
崩離宗周以隊我祖斯微遷于彭城在予小子勤諉厥
生院此媢秦耒耜以耕悠悠媢秦上天不寧迺眷南顧

授漢于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迺
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兢兢元王恭儉
淨壹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迺及夷
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統祀左右陪臣此惟皇士
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水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
游是娛犬馬辭繇是放是驅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
以匱我王以媢所弘非德所親非俊唯囿是恢唯諛是
信踰踰諂夫喏喏黃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旣藐下臣
追欲從逸媢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

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群司執憲
靡顧正遐繇近殆其怙茲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
監嗣其罔則彌彌其失爰爰其國致冰匪霜致隊靡嫚
瞻惟我王昔靡不練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
繆以霸歲月其徂年其遠耆於昔君子庶顯于後我王
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迎胡不時監後遂去位徙家於
鄒又作一篇亦傳於時自孟至賢五世賢為人質外
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
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

鴻臚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
帝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食邑徙為
長信少府以先帝師甚具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
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為相五歲地節
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
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
山為山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
墳墓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
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常侍

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為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為諫大夫遷大河都尉初玄成兄弘為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為嗣故勅令自免弘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為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

狂卧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廼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掩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之傷高而僕為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

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為河
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徵為未
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
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
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為關內
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乃作
詩以自劾責初宣帝寵姬張婕妤男淮陽憲王好政事
通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為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
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

臣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
與太子大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
條奏其對及元帝即位以玄成為少府遷太子大傅至
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為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
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
缺之難難因以戒示子孫其自責詩及是詩辭旨皆有
足稱者玄成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
之建昭二年薨諡曰共侯初賢以宣帝時徙平陵玄成
別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小勝父子恩願乞骸

骨歸葬父墓上許焉子頃侯寬嗣臨孔子僖侯育嗣薨子
節侯沈嗣自賢傳國至玄孫乃絕成兄高寢令方山
子安世歷郡守大鴻臚長樂衛尉廷稱有宰相之器
會其病終而東海太守弘子賞亦詩哀帝為定陶王
時賞為太傅哀帝即位賞以舊恩大司馬車騎將軍
列位三公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亦年八十餘以壽終
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餘人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
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為太但廟景帝尊孝文
廟為太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宗廟至宣帝

本始三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所巡狩亦立焉凡
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所而京師自高祖
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陵旁立廟并為百
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於寢月祭於廟時祭
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便殿歲四祠又月
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厚孝文太后孝昭太
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興諸帝合凡三十所
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
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

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表言古者天子七廟今
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
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_光四年乃下詔先議
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_遭時為法因事制宜
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_親以立宗廟蓋建威
銷萌壹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_靈宗廟之福四方同
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_也卑賤共承尊祀殆非
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_乎吾不與祭如不祭
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_諸大夫博士議郎議

丞相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
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
者也繇中山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
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
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
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
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
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脩臣請勿復修奏可
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

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
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
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
恐懼不敢自顛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
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
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臧
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
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
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

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之而不為立廟
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
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
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
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
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
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
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
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

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
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
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
類賓賜長老矜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
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
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諫大夫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
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
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
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

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
海內搖動然群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
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
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
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
皇帝後於義壹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
禮儀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
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
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

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
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
議者又以為清廟之詩言文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
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
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
間祀皆可勿復修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言古者制
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
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
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
可後歲餘玄成薨匡衡為丞相上寢疾尊祖宗譴罷郡
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
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
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
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為
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為尊祖嚴親也
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
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祗肅舊禮尊重神明即
告于祖宗而下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廼夢祖宗見戒

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
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禮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
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爲本間者歲數不登
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
禰之意爲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
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
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
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
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士甚又告謝毀廟曰往者

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
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
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
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禘其道應天故福祿
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
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
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
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閒祠皆可立修皇帝思慕悼
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

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陳錫亡疆誠以為遷廟合祭以
 長之策高皇帝之意廼敢不聽即以今日遷太上孝惠
 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
 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
 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如不合高
 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
 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
 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
 中朝臣咸復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

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
 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廼在臣衡當
 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
 宗廟與天亡極群生百神有所歸息諸廟皆同文久之
 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
 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為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
 上於是廼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
 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元
 帝崩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

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廟親盡宜
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
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
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
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河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廟園
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
故又復擅議宗廟之命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
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
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

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謂
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群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
彭宣詹事蒲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
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
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
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
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
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
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

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
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
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
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疆破東胡禽月氏
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
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
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
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
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

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
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
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
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
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
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
以隔婁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
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爲富民
侯以大安天下富貫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下賢

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
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
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
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
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
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
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
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
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

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
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
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
功德則宗之不可豫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
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母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
成王辭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
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
辨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
禮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

通志前漢及後漢卷十四
十一
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伯所芟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

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爲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禘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日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爲虛失禮心矣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二百家至元康元年

王三甫

丞相相等奏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
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國民滿千六百家以爲縣臣愚
以爲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
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
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
統爲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
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謚曰
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爲
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者
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
非謂繼祖統爲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
修罷南陵雲陵爲縣奏可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學易爲郡卒史
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
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
收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禁
止姦邪豪彊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爲雒
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

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
官必以爲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
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
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
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
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
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
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
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

下相廷尉獄久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楊
州刺史考按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
爲光祿大夫子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
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于身相心善其言爲霽威嚴
居部二歲徵爲諫大夫復爲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位
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
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
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
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

祿去王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
機昆弟諸壻據權執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
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宜有以損
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
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
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
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
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親屬皆出補吏於是韋賢
以老病免相遂代爲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

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
事發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爲治練群臣核名實
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
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
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
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
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
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
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

騎者減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問者匈奴嘗有善
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
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
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之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菜之
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
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
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
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一
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

兵報織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
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
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相明易經有
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
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
臣賈誼朝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
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
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
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托知能淺

得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
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
災爲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餽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
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通省諸用寬租賦弛山
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
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
二十三事臣謹按主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
以備凶災故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三年平原勃
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

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救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
暴騰踴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
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
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上施行其策又數
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
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
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
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
日爲紀日冬至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

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
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
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方之神黃帝乘坤艮執
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
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
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
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
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
行叙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

天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
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
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
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
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
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群臣議天
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
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
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

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
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
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
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
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朝
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
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
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
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敕掾史

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
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
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神爵
三年薨謚憲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吏積功勞稍遷
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
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
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
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閭燥

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
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
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
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
人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
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
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曾孫病幾不全
者數焉吉數勅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親遇甚有恩惠以
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為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

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
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
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於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
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
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
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群生之命在
將軍之一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
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
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

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
以著龜直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
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
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初立賜吉爵關內侯吉為
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
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為太子太傅數
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
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
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

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督汝安
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
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
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
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
朕有舊恩履德茂為詩不云乎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
陽侯邑千三百戶漢書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
之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
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

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瘡吉上書固辭侯印不許五歲代魏相為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按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按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為故事公府不按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者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駭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地由此不第也此不

過汚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按邊郡長吏瑣科條其人瑣錄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

掾史繇是益賢吉吉又嘗出逢清道群闔者死傷橫道
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
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謂丞相前後失問
或以譏吉吉曰民間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
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
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
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
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悉服以吉知大體
五鳳二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即君有所不諱誰

可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群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
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
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
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寃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
醇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
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徵西河
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
尉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為丞相太僕
陳萬年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

人吉典死謚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
官至衛尉太僕始顯少為諸曹嘗從事高廟至夕牲日
乃使出取齋衣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
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為言然後乃已吉中
子禹為水衡都尉少子高為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
伍尊上書言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
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
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
常從臣尊日再侍卧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
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
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
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
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番夫白吉曰食皇孫
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輒使
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見席草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
令晨夜去見定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
育聖躬功德見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
言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徵卿皆以受

田宅金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
居貧死在日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
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
德先是顯為太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為姦利臧千餘萬
司隸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以吉有舊恩不忍絕
但免顯官奪邑四百戶後復以為城門校尉顯卒子昌
嗣爵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
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襄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
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
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
將關內侯昌為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
昌傳子至孫王莽時乃絕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少為郡吏州
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為陽
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
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為
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
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

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群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為鉅笮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為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為仇讎或言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其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

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
無所逃案之臯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為人彊力天性精
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鈎距以得事情
鈎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
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
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
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
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
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

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
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
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
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勅
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
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
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旣
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
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

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鄉厚意其發姦擿
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
其後百石吏皆羞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
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
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
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
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
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弟
直突入其門庾索私屠酤推破廬嬰斧斬其門闕而去

明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
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
少者專厲彊壯逢蠱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
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
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
長安丞案賢尉吏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
之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
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
其邑子榮畜教令後以它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

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傳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酎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之母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

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貸辜以詐巧迫却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庶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實丞相自以過譴咎傳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之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敖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其竒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

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閔孫部分北翁歸部分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爲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遷補都內令舉廉爲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旣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

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
至於死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
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
東海大豪郊許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
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
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
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
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
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

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
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
罪輸掌畜官使斫莖責以負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
督極者至以缺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
賊課常為三輔最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
絜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
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
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不異親䟽近遠
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不

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翁歸三子皆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閔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為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

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

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
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
下里爲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
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
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
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鍾鼓管絃盛
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
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
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間里阡陌

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
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
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
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
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潑泣遣吏醫
治視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
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
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
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明府早駕又駐未出騎

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山謁適會明府
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
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
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
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
左馮翊蒲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
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
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丞掾
皆以為方春月可一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

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
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
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馮翊當先
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
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
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
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
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
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歎然莫不傳相

秋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爲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

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紕方領駕四馬傳總建幢祭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祭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噉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鞞居馬上抱弩負簡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及治飾車

甲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
前爲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
心侵寃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
卿皆以延壽前旣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
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
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
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
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爲郎吏且死屬其子
勿爲吏以已爲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乃復
爲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威又坐不
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爲上谷太守徙
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
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稍
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
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
聖承宗廟東迎之日惟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
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喪

而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
以切諫顯名擢為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
敞為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
軍霍光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為函谷關都
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為山陽
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
雲皆為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
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
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

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
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
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
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
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烈火生地中
天文失度祲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
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
功德足矣聞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
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且賜几杖歸休

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
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
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
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
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
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
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
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况
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謂事指哉唯陛下察止其善其

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
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
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况於明天子乎今
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疊疊不舍晝夜群臣有
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
訖詐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
愚駑既無以佐思慮又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
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
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

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趣願盡力摧挫其暴
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
以興之狀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
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
功效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
購賞開群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
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歛然
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
秦王好淫聲樂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

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
抑心意絕奢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
門則乘輜軒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
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
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
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
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
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
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

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浸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首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

天子嘉之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爲真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爲久任職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且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

御史驅自以便面拊焉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
眉憮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
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
敞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
超遷定國為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為刺史時望之為大
行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
郡守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
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奏獨寢不
下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

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
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
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
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
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寬獄使者出
舜家載尸并編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
子薄其罪欲令敞得自便利即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
處位奏免為庶人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
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

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
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
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
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
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
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卧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
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在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
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拜爲
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旣到部而廣川王國

君貴才道具迫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
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
之囊橐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
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敞傳
吏皆捕格斷頭懸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
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
太守滿歲爲真太原郡清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
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
蕭望之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

通志前漢列傳卷十四 四
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為左馮翊會病卒敞所誅殺太
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
至都尉初敞為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為梁相是時梁王
驕貴民多豪彊號為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
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
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敞且當以柱後惠文
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
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辨治梁矣武既到
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
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後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
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
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竒之除補書佐署守屬
監獄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
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為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
刺史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尊數上書言
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號令轉守槐
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

常以我為妻妬答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章曰
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
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
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幸雍過號尊供張如法而辦以
高第擢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
法守城為民父母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
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
變更者與為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勅掾功
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

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闡內不理無以整外
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毋以富賈人百萬
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
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
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
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
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賊威震郡中盜賊分散
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為護
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

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
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
尊為郿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
部至邛邛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柰何數乘此險後
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
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
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上鄭寬
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
視驕奢不奉法度傳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

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
見王大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
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
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勅廐長大王當從官屬
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
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平
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
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
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

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
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歡太后徵史奏尊為相
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
不得使主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
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為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
中司馬擢為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
為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
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徙為中太僕不復典權
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

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
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
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
阿諛曲從附上罔下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也皆
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
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
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
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
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

通志前漢及傳卷十四
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
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
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
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
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
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問狀
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猥歷奏大臣無正法飾成
小過以塗汙宰相推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
左遷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群盜備宗等數

